

4月1日和老友茶聚，席间第一次听相识多年的W姐姐讲述她亲历的一个神奇故事，妙且有趣，记之念，因为我自己也有如出一辙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重庆美女W姐姐随夫君回到上海。之前夫妻二人在高考恢复后第二年的1978年考入同一所大学，从同窗到恋人，毕业后留在山城的学校，奋战在高考第一线。但远离故土乡思难酬，W姐姐的夫君终于等到一个好机会，带着娇妻幼子回到故乡。彼时从外地调回上海不能直接进入市区，他们落脚在崇明某农场中学。为了能让让孩子到市区读书，夫妻俩忍痛告别讲台，转岗到教育服务公司在市区的三产单位工作。女主先做出上岗证书，从此每天跟数字和报表打交道，还要经常到各家合作单位收账。这是在上海最热的夏天！

一念改变人生

郭芙蓉

不经意间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基本适应了新工作的W姐姐注意到，她的单位紧邻学校校园。一天她正在办公室忙着，突然听到久违又熟悉的下课铃声，还有课间广播操和眼保健操的音乐声。开始她以为听错了是自己太想念课堂的缘故，随后确定真的就是从旁边的学校传过来的校园音乐。她回忆说那一刻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但想想现在自己是财务，貌似无法再回到热爱的讲台上，不能再面对可爱的学生们青春洋溢的脸庞。W姐姐说当时心里五味杂陈，失落难过了！接下来几天都在“撕心裂肺”的上下课铃声和各种校园音乐锥心刺激下，W姐姐勉强坚持了一周，实在忍无可忍，遂心一横决定回学校毛遂自荐。

一天上午，她直奔这

所学校的校长室，敲门而入，自报家门：校长好！我是某某，本科毕业的专业教师有多年教学经验。请问你们学校需要我这样的教师吗？校长正在低头忙碌着，听到她这个意外闯入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竟然非常平静，甚至

都没怎么抬头看W姐姐一眼，而是直接喊来隔壁的教导主任，后者安排她过几天来学校试讲一堂课。W姐姐大喜过望，给试讲机会就是她胜利的第一步，回家后认真备课，不巧手边财务工作又忙，结果眼睛上火竟至红肿流泪不敢见光。真是好事多磨！

试讲那天，眼睛还是没好。W姐姐就向孩子嬢嬢借了一副墨镜戴上，上课前跟学生和听课的教师评委们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戴着太阳眼镜上课。有据说当时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每个过道都加满了凳子，除了评委，全校的本学科教师差不多都来了，大概同行们都想看看是何方神圣如此胆大竟敢来闯名校的课堂。偏偏高手本主的W姐姐是那种人越多发挥越好的比赛型选手，专业实力、教学水平和颜值魅力都杠杠在线，所以真的无法用语言描述，只能任你想象一堂精彩绝伦的试讲完美呈现！当讲台上的W姐姐说出“下课”两个字时，教室里掌声如雷，大家意犹未尽。W姐姐心想试讲过了心愿达成，就扶扶墨镜赶快离开

了。还没到两天，她就被请到了学校，这次一进校长室，校长满脸笑容，站起来说热烈欢迎。我们学校就需要您这样的优秀教师，如果可以，明天能来学校上课吗？原来W姐姐的试讲造成了轰动效果，她一战成名，靠自己的勇敢和实力重返教坛，为上海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创造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和可喜成绩。

听到这个精彩的故事，我回忆起自己也有过的相似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方某城正想换工作（不想跟孩子爸爸在同一个单位），忽然听说电视台招聘记者和主持人。我欢呼雀跃，自己评估做个记者应当胜任，想去应聘，虽然先生反对，但年轻气盛的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和W姐姐一样，我直接去找电视台的女台长，毛遂自荐侃侃而谈，可能是被我内心的底气和必胜的信念所打动，过了一面之缘的台长当场拍板录用，一周后我进入电视台新闻部开始了终身受益的记者工作！

一念改变人生的成功让我懂得，一切成功源自你内心的力量，敢于改变是因为自信，当然需要临门一脚的勇敢。出手还是退缩？这一念之差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结果，试试又何妨？失败能怎样！关键时刻就听从内心的召唤，试过无悔对得起自己的一片赤诚初心。还是柳青先生说得对：人生看起来漫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关键的几步。有时一念之间，真的可以改变人生的样貌。

四月刚至，地铁口的红叶碧桃便如约而开。每天清晨，我经过那里，便看到它们一天天变换着形态和颜色。最初，我并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品种，花名是什么。经过一番打听，终于确定了名字——红叶碧桃。

几年来，每年这个时候，在这个相同的地点，我都看着它们开放。古人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可是我看这红叶碧桃却是年年不同，至于究竟不同在何处，我未作细想，只想好好地看一看它们。

它们孤独地绽放在这方小小的天地之间，周围没有其他花朵陪衬，只有它们自己。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花苞，一夜之间便可开出一片花瓣，此时开得正盛，正浓、正艳。叶子是红褐色的，花绯红，重

瓣，烂漫芳菲，浓艳逼人，似要凝萃出红色的汁滴下来，远远地看去，在灰白世界里，显得愈发幽暗了。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颜色还会渐渐变淡，变得粉红、粉白，直至

谢落。一阵劲风吹过，树枝摇曳，花朵们紧紧抱着枝干，不肯离开这给予了它们鲜活生命的源泉，只有数片花瓣飘落，树下飘起一场再小不过的花瓣雨。

只可惜这一片红叶碧桃生长在在了“错误”的地方，它们不应该生长在这路边一隅，只不过成为一处微不足道的点缀。它们应该生长在公园里，同其他花朵一样担当主角，竞相争妍，我坚信它们不仅丝毫不会被比下去，还能同群芳相映生辉，显露光芒；或是生长在谁家的庭院里，还会有人专门欣赏。遗憾的是，它们生长在了这小小的一角，虽拼尽全身的力量生长、绽放，也无法博得匆匆行人驻足观赏。恐怕只有有心人会多看它们几眼，在心里为它们哀叹几分。花开无人赏，花落无人伤，这不仅是一朵花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悲哀。

但是，或许它们根本不在乎有无人前来观赏，它们只是静静地生长着，默默展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辜负这一片春光的馈赠。

收到胡晓军的微信：“下午好！去年投了一篇《有象大如米》，可能因为内容或篇幅不太适合，让你为难，我现在转而投向其他报刊了，特告！请原谅！”“一位老编辑多次让我写得短点。我一直超标让他为难。下次我要控制在1200至1500字之间。”

感慨而惭愧，应该请他原谅的是我。《有象大如米》是长了点，但写小虫子世界生动有趣，一直犹豫怎么下手删短，时间就拖久了。一定是胡晓军来不及应付稿约，就这样处理了，同时却体谅编辑说：“投向其他报刊。”

另一位浙江作家周华诚也是如此风格，明明文笔这样好，却偏偏谦逊低调，他从不曾在微信中发稿给我，总是发邮件，也不在手机中告知他在邮箱中发了文章。不疾不徐的样

子，投稿也像他跟父亲学种田那样自然而然。他的长发扎起小辫，却丝毫没有艺术家的“装”。四月，他的三本新书在上海搞活动，还是别人告诉我的。有年轻作者写稿过于急功近利，我就对他说：“你去看看周华诚的文章，也是年轻作家，你学学人家的叙述节奏。”他不为所动，连我说的话都未问仔细。我在心里悄悄地对那位狂妄者说：“你完了。”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夜光杯要推几位作家倡导读书的视频。我跟叶辛老师打电话，他一口答应了。因为几天以后他要出差去外地，

他说第二天就去拍视频。“叶老师啊，您身边有没有会拍视频的年轻人呢？”“我老伴就会拍！她已经拍过好几次了。”有点惊到了。记得叶辛老师的夫人姓王，端丽娇小的王老师，也曾是一位知青。他们是插队时认识的。他不说我太太，不说我夫人，而说“我老伴”。那三个字，使我感动而感慨。

任何职业都有一个磨砺修养的问题，编辑工作亦是如此。记得令你感怀的、尊敬的、受启迪的，你就会对那些急躁的、功利的、狭隘的行径宽容以怀。当阳光普照大地之时，阴影就没有了。才子们的清淡脱俗，那就是我们头脑中的阳光。

我习惯望月。和喜欢无关，和附庸风雅无关，和节日更无关，只要有月的日子，就望，无论是圆的、弯的、大的、小的、城市的、乡下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是月我就自然地举头。

读书的时候，中秋节是没假放的。就算巧遇周末，也舍不得花那百八十块钱回趟家，用母亲的话说，不值当。就这样，初中、高中、大学的中秋节都是在校园抱着书望月度过的。

在望月中，吞咽着口水和泪水，默默对自己说：忍做千里雁，九秋蓬，为的是金榜题名那日把父母接到大城市共看明月共婵娟。就这样，在阔大清幽的操场怀着豪迈的心情望月，哀而不伤。操场望月，至旷至怡。那月虽冷且高远，自有一番书香古典之味。月韵如诗，月光如画，望月的我，如孤梅瘦竹，其寒其清，无可言说。

工作后，离家就更远了。距离的遥远带来的是母亲打死也舍不得我用近两个月的工资，换来短暂的二三天相聚。宁愿忍受相思之苦，也要把剩下的路费留做置房安家之用。就这样我带着母亲的希望、执着的信念和勤俭在异乡的大海边、高山上、古桥边都望过月。个中滋味，只有月知。

海边望月，或席沙而坐，或追逐打闹，或低头举头间燃放花灯孔明灯，在明明灭灭远远近近的花灯中悄然许愿。天上月圆，人间月弯，海里月大，天上月小，浪花翻卷，渔歌轻吹，炭烤海鲜，鲜香四溢，月下的人持饼举杯不约而同地诵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何时与君共？人生当有几个月节？几轮明月的叹息？故乡的月啊，在海里荡漾着，又圆又大……

登山望月，山高月近，故宜听月。听松涛阵阵，落叶沙沙，嫦娥呢喃。在听月中，心之不同则月声大异也。心酸者，听之如泣如诉；心伤者，听出一昔如环，昔昔都成块的思念；心喜者听的是欢愉，随随响的人群涌上街头，呼朋引伴，把玩兔爷，赏月畅谈，达旦不绝；我则在山高月近人中，欲说还休地把佳期梦做。

我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更坚信月圆人圆的团圆更是奋斗出来的。我用别人休息的时间，兼职做销售、做家教；用别人大饱口福之福的旅行时间，把省下来的钱买厕所的地砖。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来鞭策自己；用母亲说的“勤俭好比针挑土，浪费犹如浪淘沙”，克己承受着两地相思之苦，终于在月圆之日迎来团圆在大城市的梦圆。

海风轻吹，拂过脸颊，穿过发丝，留下淡淡清香。和母亲心手相挽，月下散步，走走停停，知心话儿如桥长情长，水深情深。天上个月亮，水中个月亮，身边个月亮，我们在月光下同频共振。

月色满桥人影来，软语呢喃中人们共赴一轮明月。突然有人喊：“月亮上来了。”好大的一轮，颜色不红不黄的，朦胧中，不知几时从天边爬出来。一点一点地攀升，一点一点地变亮，像一个羞涩的美人，摇摇摆摆中欲说还羞，操着南腔北调的语言瞬间被月亮惊散了，人们都举头望月。

月亮会不会笑人们的痴呢？年年望，月月望，天天望，代代望。

望月最终是团圆的。祭拜祈福也好，相聚庆祝也罢，穿越千百年时光，不过是“人月两圆”的美好希冀；离家远行，奔波奋斗，都剪不断思乡情，五湖四海，天南海北，皆是共此明月光。

何夜无月？是的，月光无所不在，又何必拘于一节一时一地，只要月随人归，灯火可亲，家人闲坐，日日是好日。随时举头望月，望得是，天上的印章，人间暖暖的幸福。

很多年以前，一个上海朋友无奈地跟我说，别人表扬上海人会“你真不像个上海人”；很多年后，上海的朋友们初识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几乎都是“你怎么会不是上海人”——这让我很是得意——居然能如此乱真，我怎么这么牛！

是的，我真得意呀——我会讲一口据别人评价完全听不出外地口音的上海话耶。

26年前来这座城市念大学，觉得自己仿佛东渡扶桑。我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干得最起劲的事儿，是抓着寝室里的上海丫头，逼着她用上海话说数字“5555.555”或者“2222.222”，看她一脸怨艾地“嗯嗯尼尼凉凉”，就笑得前仰后合。

之所以费尽心思地解锁这门方言，是因为我把它当作融入一座城市最好的帮手。一句蹩脚的“对不起”，让我在拥挤的公交车里感受到被踩脚的白领姐姐的包容；一句洋泾浜的“谢谢侬”，让我看到指路的弄堂爷叔眼中善良的光。“大饼油条菜饭糕”，在无数个寒冬的早晨暖热了思念父母的胃；“粽子花白兰花”，据说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充满传奇的爱情故事，在我看来却是卖花阿婆在数度唤醒我孤寂时的迷茫。

原来，方言有着这般的魔力！它是我通往未知领地的向导，慢慢地把他乡变成故乡；它是带我融入上海文化的小天使，使我慢慢地退去胆怯，恋上了魔都的温床。

那么，方言之于一个企业、文化之于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招商银行工作。而她和我不一样，在上海，她也是个“外乡人”。刚从深圳来上海时，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人家重复“我不是工商银行，我是招商银行……”；经历了30年成长的她，现在在上海小有成就，让同业也频频竖大拇指。我内心常暗自欢喜，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和她是一样的。

我的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日常负责的内刊就叫“阿拉招行”——据首任编辑讲，起刊名时“阿拉”这个词在众多选项中脱颖而出，因为大家觉得叫着最亲切。我们招行虽然是从外地来的，但扎根下来了，就要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家，把自己当成这个家里的宝，要一起好好经营这个家的幸福。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企业像我们这样，在时间和阅读越来越碎片化的当下，有那么一群人始终聚在一起，数年如一日以“文化”之名，默默耕耘着一方圣土。这个每周准时出刊的小小刊物，用700余期的陪伴，记录着我和小伙伴们共同成长。岁月在这里得以回首，让我们坚信过往是如此真实，在这个城市打拼的每一个冬去春来，我们都不曾辜负。

因为一座城，爱上一群人。用情怀铺路，心安即是家。

对于我如此，对于阿拉招行，亦是如此。

红，是那顆无私付出的赤子之心；黑，是因奔走在大街小巷而晒黑的肤色。

责编：刘芳

春暖花开

（中国画）

龚晓睿



望月

逢维

心安即是家

陈洁

十日谈

有招更有为

责编：刘芳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逢维

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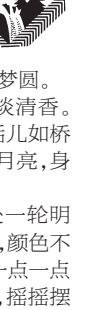
逢维

望月

逢维



夜光杯



夜光杯